

心香一瓣

潘江涛

吃食堂的人又多起来了。某地政府食堂的3个小包间是“八项规定”后新辟的,专门用于必要的公务接待,简装薄食。不过,上桌的菜看博采八婺所长——兰溪落汤青、东阳土鸡煲、丹溪醉核桃、永康肉麦饼、磐安鲜香菇……荤素搭配,干稀交替,巧妙地组合成七八张各不相同的食单。即便是螺蛳、河虾、鲢鱼等大众食材,也都清楚地标明产地,让客人吃着放心。

有幸在此饮食不止一二次。不经意间发现,在一张张颇具特色的食单中,只有武义莲子汤是相对固定的餐前点心。

“固定”是缘于独特。武义莲子,色白芳香,粒大肉厚,乃莲中极品。莲子炖汤,每人一盅,润喉醒胃。而且,莲子汤四季皆宜——冬天温热,夏日冰镇。要是产莲时节,餐桌上笃定还有一大盆莲蓬,现剥现吃,干脆新鲜。

莲子与水杉、银杏一样,是历经冰河期而未被冰川吞噬,得以幸存的孑遗植物。在古代,莲是荷之实。《尔雅》说:“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蕝,其本密,其华菡萏,其实莲,其

根藕,其中菡,菡中蕖。”而在现代语境中,莲即为荷。

莲,可分为藕莲、子莲、花莲三个类型。有荷必有莲,但不是所有的莲子都叫宣莲。宣莲是宣平莲子的简称,以藕莲、子莲两个品种为主。

宣平是明景泰三年(1452)建县的,鲍村(现为柳城)是县治所在地。自1958年撤县并入武义后,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不过,始种于唐代显庆年间(656~660)的宣莲并未因此衰落,反而藉仙霞岭山脉之余韵,渐长渐美,终成“十里荷廊”。嘉庆年间,宣莲被列为贡品,成为我国三大名莲(建莲、湘莲)之一。

“仙子已乘风飞去,水上空留碧玉盘。”盛夏过后,美丽的荷花逐渐凋谢,留下了倒圆锥形的绿色花托——莲蓬,“始而黄,黄而青,青而绿”,其内有排列整齐的子房,内有二三十粒浑圆如珠的青果,花落后二三十天便成熟了。“天赐宣平黄金土,地育官廷白玉莲”,“莲过七里垅,功价与参同”,都是世人对宣莲的赞美。

## 宣莲

荷花上镜。曾随摄影友去宣平采风,一武义朋友闻说之后特地从县城赶来,摆起“莲子宴”款待——剥的是莲蓬,喝的是莲子酒,吃的是冰糖宣莲羹和莲子八宝饭,无人不说“过瘾”!

宣平是畲族镇,虽说人口不多,但沾莲带荷的美食不下二十种,如莲子红豆沙,荷香白饭鱼,猪肚莲子饭,琥珀莲心……酒足饭饱,漫步街巷,随处可见“并蒂莲藕”、“蜻蜓嬉荷”、“鱼跃荷塘”等画图。据说,莲是畲族人一生的寄托——贺生的布鞋笃定绣着一对大红荷花,送终的寿鞋则绣上莲藕,一柄莲梗带荷叶,一柄莲梗为莲蓬……

以荷为美,莲呈吉祥。古老的风情习俗,无不源自莲子的顽强生命——过了千年,尚能发芽。而在现实生活中,莲子确实不坏——入馔是美味佳肴,入药能治病强身,入诗词则隐喻青年男女的爱情。

读过的与莲有关的情诗不少,但最喜欢的还是易安居士的《如梦令》,只一句“误入藕花深处”,便道尽了少男少女的醉情之美。至于“红藕香残玉簟秋”、“菡萏香销翠叶

残”等等,无非借莲说情而已,另有所指。我甚至想,对莲而言,观赏或许比果腹、情爱、食疗更被人称道。

荷田之美,美在清悠,美在恬静。碧叶高低,芙蓉上下,花开花落,疏影横斜,无不韵致悠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春莲图;“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夏莲图;“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秋莲图。

这图那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但要说好看,当在日之将出未出之时。晓雾初上,天幕低垂,曙光微露。漫步田间地头,但见三五村姑洗脚上田,个个洋溢着甜美的笑意。她们顺手扯下肩上的披巾,擦一把汗水,便提着满满一篮莲蓬匆匆离去……

“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晨起赏荷,有如落日见彩霞,雨巷遇红女,自是情调万千。遥想当年,杨万里在西湖净慈寺送别友人,留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千古名句,恰好也在早晨。

莲子药用是入了食典、药典的。《本草纲目》记载:莲“享清芳之

气,得稼穡之味,乃脾之果也”。经常服食,百病可祛。坊间郎中甚至说,莲子治遗精、滑精,是男人的妙药;女子调经、治白带过多,是女人的仙丹。

此话不乏诙谐幽默,但是否言过其实?我是外行,不敢妄断。不过,莲心极苦,实有清心败火之功。

明末清初的金圣叹不是金华人,但他的两件“临终要事”似乎都与金华有关:一是口授秘诀:“花生米与豆干同嚼,有火腿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二是留下一副诀别联:“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

世人都说金圣叹玩世不恭,临死都不忘幽默。只是,他死而无憾了吗?倘若把这两件“临终要事”放在一起审视,即可窥见他内心的大悲大苦。因为“莲”与“怜”、“梨”与“离”不仅同音,而且“莲子”和“梨儿”还是金圣叹两个儿子之名。

莲子连心。当年,他为何要给爱子起这两个不祥之名?现在想来,人生的悲苦与辛酸莫过于如此啊。命耶?运也!

踏歌行

## 心中的彩虹

竺泉

无论家乡富有还是贫穷,它始终是我心中的彩虹。

孩时的记忆中,家乡就是圆圆的月,柔柔的风,还有那雨后弯弯的虹。记得家乡的天边总有彩云的飘动,朦胧的月夜总有灿烂的星空。

后来的记忆中,家乡又有了溪水潺潺的流动,小桥弯弯的石拱,还有满山遍野的红枫。更记得晨曦里

总会走来欢快的学童,晚霞中总会迎来乡亲的笑容。

我心中的彩虹是传承,远古的火种,是孕育生命的蝉蛹,是风雨远行的嘱托,更是我飞向蓝天的彩梦。

家乡的景心中的虹,家乡的情心灵的梦,我要日夜把你融化在心中。

又见家乡天边的虹,还有满山遍野的枫,我要编织多彩的梦,永远永远把你融化在心中。

►几竿修竹,几棵白菜,几只草虫,抑或几枚再普通不过的瓜果在画家不经意的点染下总能营造出静谧幽远的高古之境。画家陈福彬的绘画取材生活,崇尚写生。无论长篇巨制还是咫尺小品,工写之间尽显其儒雅恬淡的性情,形成了自己别有田园风趣的艺术语言,亦让观者能感觉到画作背后安韵闲雅之性情。陈福彬,笔名朴水,斋号依庐,当代新田园画派实力画家,现为上海大学中国画实践与理论研究方向博士,师从卢辅圣先生;硕士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导师为张铨教授、胡良勇教授。(苏晓晗)

笔梦依稀

金健人

姜富西老师走了,我们这些同学不久前刚相约看望过他。病中的老师被学生们簇拥着,露出少有的笑容,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告别会上的遗容。五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与花圈、挽联、灵柩在眼前交集。

姜老师是我们读五年级时来的,来当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他刚来上课,就被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来了个下马威。他在上面讲课,有个学生在下面捣蛋。他跟那学生讲道理,那学生跟他讲歪理,他急了,说“你真是二一不知”。那学生回答:“我怎么二一不知?我三四五六七都知道!”全班哄堂大笑,有拍桌子的,有敲凳子的。他被气走了。想想那时的姜老师,也就二十出头,比起现在我们的孩子来,年龄都还小些。校长来了,批评我们说:“你们真的是一二不知”,他告诉

我们,姜老师是大学生,县里给了他两个选择,可以到县剧团当编剧,也可以到小学教书。他选了后者。校长说,姜家小学能来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的福气。

后来,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变成了用功读书的学生,不是因为校长的批评,而是姜老师用他广博的知识,新颖的教学法,特别是他关爱学生的心,把我们收服了。譬如我们最讨厌的就是背书,他巧妙地利用孩子们的好胜心解决了这个难题。桌内、组内、班内都搞竞赛,教室墙上挂着成绩表,插小红旗争优胜。除了名诗名句,他还找出些认为写得好的课文段落要求我们背诵。桌内竞赛就是同桌的两个人一人背诵一人核对,通常都是轻声到对方能听到就行,但也有忍不住大声起来的,惹得其他同学应和起来,遇到动情的段落,竟全班同学齐声

背诵。依那时对“声震寰宇”的理解,恐怕也就如此了吧。六年级读完考初中,有位同学因家里困难不能去考,姜老师三番五次做家长的工作,终于说服了家长。“一个都不能少”,五十年前的姜老师就已经这样做了。结果,我们整个班同学百分之百考上。这是空前的奇迹,当时轰动了淳安县教育界。

我与姜老师,比起其他同学来还多一层关系。我母亲也在姜家小学教书,与姜老师同事。母亲与我相依为命,她分得的宿舍与姜老师就隔了两个房间。吃饭全在学校食堂,寒暑假也是如此。所以就像家人一样。我那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游泳,为此没少挨母亲的打。房子底下就是千岛湖,可母亲硬是禁止我下湖。姜老师来了,有他带着,母亲就放心了。能在千岛湖里游泳,成了我小时候的最幸福时光。那时我

的第二个爱好就是放风筝。有一次姜老师帮我一起放风筝,蓝天白云,风筝飘在云间,绷紧的细线在风中发出轻轻的鸣响。他仰脸望天,阳光下,他刚刚刮过的下巴透着青青的胡茬,我还闻得到淡淡的香皂味。放风筝时我老会奇想,高高的风筝断了线会飘向何方?会飘到大山外面去吗?大山外面会是什么地方?大人们说外面有杭州,上海,北京……七七年恢复高考,是姜老师鼓励我参加,也是他第一个告诉我,在县里看到上线名单里有我。但我怎么也没等来任何通知。后来才知道那时还有政审,像我这种家庭连读高中都没资格,还想读大学。但高考恢复后我终于跨进了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大学。

五十年如一日,为什么姜老师一直能得到这么多学生的如此爱戴?原因就在姜老师五十年如一日

地关心、帮助、引领这些学生。作为普通教师时是这样,后来当了浪川中学校长、姜家镇中学书记时也是这样。学生中有遇到困难的,有的甚至对父母不说,但对姜老师说。他不仅自己出手帮忙,还联系众多学生帮忙。这就是他尽管只教了我们两年,但浓浓的师生情一直能延绵半个多世纪的原因。可谓立德立言立身立心,桃李天下;亦父亦兄亦师亦友,典范人生。有位学生病后留下了残疾,家里又发生了事情,远在深圳,去年姜老师还去看望了他。“姜老师这棵大树倒了,但我们这些学生不能散!”有位同学在告别会上说。我们相约,尽管没了姜老师这个中心,我们这个圈子仍然在。

姜老师去世后的那个晚上,我陪伴在旁。姜老师肯定是去天堂,他该会在那边教书。我耳中似乎听到了天堂里的背书声。

人生韵味

## 叠梦

王东海

“一生一会”的道理,还是去年同学会听说。感慨十年同窗太短,四十年后,相逢不知是谁。酒桌上也不知谁?喊了声“一生一会”,我没抬头就应“好”。

一生一会,说的是一茶一坐都可能是最后一次,领悟起来有些悲悯,让人不敢妄言来日方长。

从杭州到千岛湖只需二个多小时车程,一路坦途,一个瞌睡,人已到了湖边。沿湖数十公里的栈道,随便找个位置停下都会让人觉得眼太窄、湖太宽、景太深,一动身子才知道立足观湖是个错。此景鲜活,需一路行走一路赏悦,跟上几步,山水又是另一样的秀丽。

栈台,一张桌七把椅子,一茶一座。都是发小也就少了许多俗礼,落座,以茶代酒又是少年。栈台下那片静谧的湖水,今天已经无法猜读少年的心情。当年沿着水路散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怀疑,前生是条鱼,竟然走的全是水路,四十年过后都还记得回来,不忘江湖,惜水如命。

非姐起身敬茶,大伙效之,借一匙水道一生平安。如此生出的心情,品的已经不是茶的贵贱,而是岁月的滋味。曾以为那些记忆早已失落,没曾想却成了餐桌上的食点。

阿良是个美食家,介绍着鱼的多种做法。我问萌儿喜欢怎么吃?阿杜插话:“重色轻友”。玩笑有些随意,纯粹友情。若是“少年维特”还在烦恼,也就无需掩藏,隔墙喊出“喜欢你!”收话的人自会伏首拾起,藏于枕下。然后自问:“开心吗?”然后自答:“开心。”一份情感,若能陈酿四十多年启口,即便普通也算得上名贵。

也许,千岛湖养育了我等,耳顺之年与山水相逢,依旧怀着少儿的情感和依赖。在关注湖面的瞬息,隐约听到山水的歌吟。湖面上:游艇、客轮、汽船行驶匆匆,一改往昔帆船、木排和船上人家悠悠然然的日子。环顾湖岸,高楼密集商铺林立,辨识不了,哪些是人之所欲,非山水所依。我恍然意觉,千岛湖的美,已褪去了昔日的幽静、冷清和素朴。

魏晋诗人陶渊明误入世外桃源,停数日,辞去。山人告诫:“不足为外人道也。”他没听,写下了《桃花源记》。结果,再也没人到过桃源。我在想,该是知道的人多了,旅游的人也多了,打鱼种菊的人做起了酒店客栈。谁还会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

课间的铃声早已成了绝响。枯坐冥听,时空那头余音袅袅,无不让人动容。世事通理,不上岁数不会懂。比如:梦想,人的梦想不一定是未来,更多是经历过的美好,在梦里再现。比如:一生一会,不仅是因人而言,而是有关人的一切,包括地点、茶具、什么茶、气候、季节和感触,一生只有一会,无可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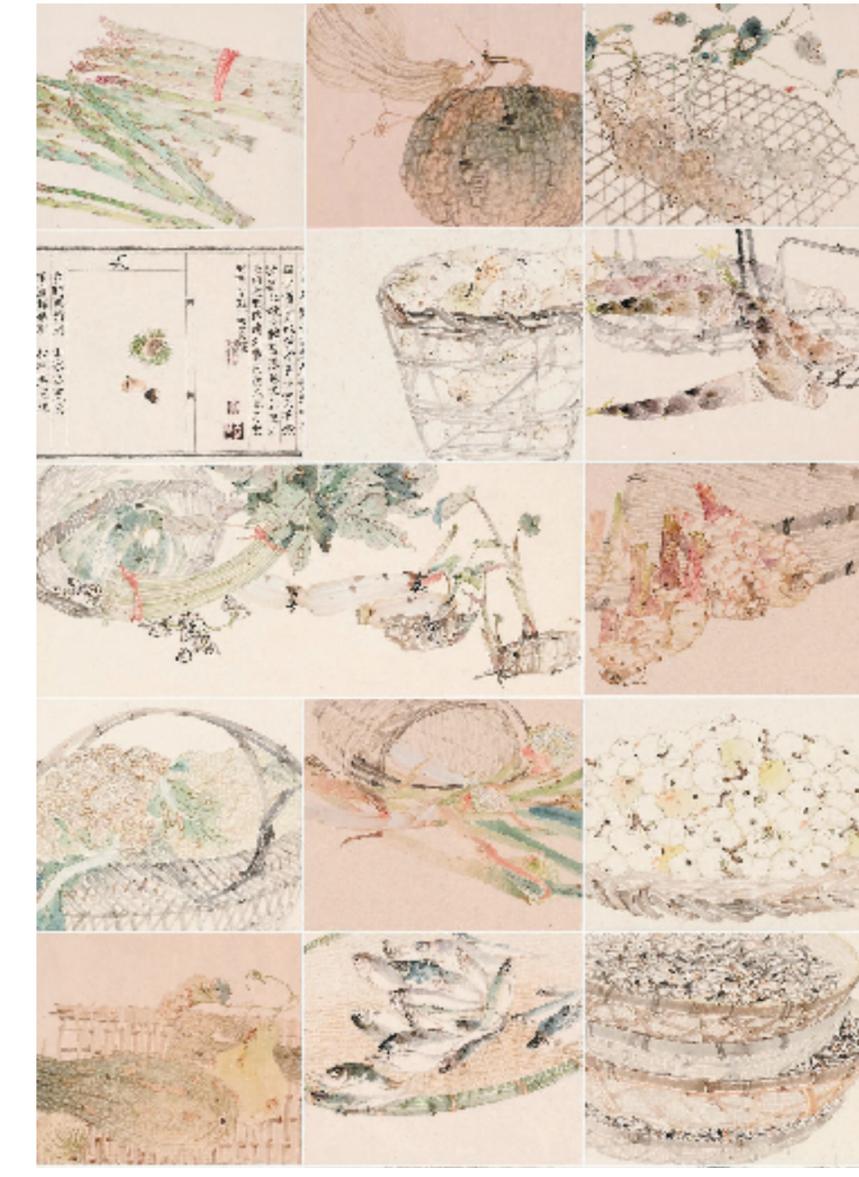
今日一会又揽一梦,在祝福中散席。如是闻“叠梦养老”,我信。如理实见,我也老去。二日,沿栈道赏湖,一个人一壶水,一路少年趣事。乏了,找张椅子坐下,启盖倒茶,并非渴了,是习惯了喝茶。记得林清玄说过:茶如人生,愈走愈淡是老年茶,喝到头了还想着第一口的味道,但心很静。我似乎有些明白,这世上就没有“桃花源”。陶渊明《饮酒》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再读一遍也就懂了。

这些年也算读了点书,古今浇灌之,还是不足以教化,装不了斯文。嘴里咀嚼着无味的茶梗,亲近着少儿的山水,像个痴呆在湖边叠梦自慰。抬头望天,日光眩眼,无声,无景,无我,一片空灵。

山风无踪可寻,秀水无处可描。自觉,心路比世道更为不易。

钱塘江副刊邮箱:  
zjrbqtj@163.com

视觉颂



群乡蔬谱图

—纸本彩墨

222cmx193cm 2014年

陈福彬